

# 骑楼情缘

○巫科良(赣县区)

爱上一座城,有时只需一条老巷,甚至一截老墙,我迷上赣州城却是因为老城区独特的骑楼。喜欢它飞檐翘角的坡顶,喜欢它凌空跃出的木楼,喜欢它砖木搭配的建筑风格,当然更喜欢它与历史相关的沧桑与厚重。

骑楼,又称牌楼,一般为上下两层,有的三层,木楼下面为人行通道,是赣州老城区的一张名片。骑楼不仅是历史文化的根脉,是古老建筑艺术的一大亮点,更是赣州人共同的记忆。它的魅力就在于一个“骑”字,把人行道挪活成了时光的通道,在历经流年的渡口,让人总有一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人生惬意。我钟情于人行道撑起一方晴空的柱子,喜欢人行道上腾空伸出的木楼,更喜欢骑楼上面的雕花木窗。羡慕那些木楼的主人,在烟雨木楼中有品茗的闲情,更可以倚窗看尽世间繁华。

说起与骑楼的“结缘”,还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那是1995年,初中刚毕业,我便出来打工了,在建国路最西段的公安局的工地上做小工。当时的我只有十六七岁,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却得过早品尝现实的沉重与人生的艰辛。漫长的工作时间,还有跟年龄不相称的繁重工作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唯一令我释然的是,下班后,抬头就可以尽赏那一排排有乡土气息的木楼,只不过,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它叫骑楼。我以为木楼应是乡村最亲切最简约的风景,不应在熙攘的市井出现,所以,一看到木楼,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至今还记得,我最喜欢徜徉在阳明

路的一排排骑楼下面。虽然当时骑楼在老城区比比皆是,但我还是对阳明路情有独钟,因为阳明路骑楼下面是一排排的书店,跟骑楼一样,是我心灵栖息的港湾,并一直认为这一排排的书店才跟骑楼最配。骑楼不仅仅是一道景观,它是有灵魂的,跟书店一样,可以让古韵在文字中悠悠流淌。

直至2001年,我的一位老师写了一篇题为《百年骑楼在风雨中哭泣》的报道,那时我才知道,那一排排别具一格,曾为无数路人遮风挡雨的木楼就叫骑楼。那时的骑楼因年久失修而摇摇欲坠,在文中他强烈呼吁,要保护好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留住历史文化的根脉。只可惜,骑楼昔日的繁华终究挡不住时代前行的脚步,渐行渐远的骑楼,总让我有种文明的走失与文化的流失的感觉。

令人欣慰的是,在骑楼的遗存与修复中,现北京路、阳明路、至圣路、解放路、东北路已修建并改造了这一排排独特的骑楼,鲜艳朱红的木门木窗仍然可以触摸那一抹抹最深的历史记忆,银白与浅黄的墙体照样可以绽放骑楼幽深而又独特的光芒。骑楼在复原的基础上,又更加年轻,那装饰一新井然有序的骑楼,更使得它成了老城区一幅幅最为完美的蓬勃画卷。

如今,我仍一如既往与骑楼邂逅,在骑楼下面,我看到更多的人在那里散步,他们或许跟我一样,是赶赴一场不忘初心的终身约定。我喜欢它看尽繁华的淡定与坦然,喜欢它梦回木楼,时间煮雨的从容与沉着。我至今仍深爱着那一排排骑楼,因为那是一排排有温情记忆的岁月回廊。

# 与东坡同游

○肖骁(章贡区)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若选择与一位诗人同游,我不会选李白,太浪漫,而杜甫又过于现实,苏东坡则有趣。

与东坡先生一同神游。带着对故乡的不舍,我们离开眉山。东坡先生一路吟咏,天赋才情,他总是那般情趣盎然、诗兴大发。面对夕阳,高举酒杯,欢饮达旦。在啜饮一盅自己烹制的东坡汤后,或踱步于月下,或徜徉于林间,在放声大笑与醉言中酣然入睡,不觉又是新的一天。

迎着日出,在嘉州上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穿三峡,越惊涛,此时会陡然响起“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的吟诵。穿过凶险之滩,东坡先生以自己特有的幽默,与大家开上二三玩笑,在笑语中弃船而去,一路直抵京都开封。

京都,是他一生仕途的开端,也是他文学生涯的起始,更是他一生起伏的源头。无论何时,东坡先生都不失豁达率性的本真性情。他可以从欢天喜地的境界,一下进入抑郁沉思的幻想状态。他可能甚至认为,不是别的,是诗句,把自己推上了穷途末路。但他并不深陷于此难自拔,天生的乐观与豁达,总能唤起他内心蓬勃

向上的精神力量。于是,片刻的黯然神伤之后,继而莞尔一笑,不在眼角与嘴角留下一丝神伤之痕……

之后,东坡先生来到江浙一带。或与胞弟子由以诗为乐,“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或与亲朋流连山林湖海,陶醉轻歌曼妙,这里俨然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最让他欣慰的,是在杭州结识了善解人意、从此与他相依相随的朝云。离开杭州时,正值中秋佳节,与弟弟离别,吟出了千古佳作——《水调歌头》,至今读来依然令人神思震颤。

随着东坡先生的步伐行游至“小天堂”黄州,走过东坡,缓缓步入雪堂,烹制一份东坡牛肉,用酒糟煎煮东坡鱼,最后从他妻子那儿“偷”来一瓶美酒,在心醉神迷之际,题上一首《黄泥坂词》,再前往赤壁,忆古叹今,高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一番游行,笔墨书就的东坡先生变得更为立体。他是丰盈的、饱满的,还有无尽的乐观和纯真。无论仕途多么不顺,遭遇一贬再贬,甚至几乎客死蛮荒,他都无所畏惧。以浪漫天真、诙谐幽默和人生的达观,把苦日子过成了乐子。这份乐观,不仅成就了他的人生,也成就了他的诗文风格。

# 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

○李伟明(赣州市)

在绍兴,访鲁迅故里。这一带已开发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景区,包括三味书屋、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等。

参观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一间房子一间房子细看。事实上,很多名人故居,看来看去都差不多,无非是那些修旧如旧的房屋、庭院,以及真假难辨的家用摆设之类。还好,鲁迅故里的情况不大一样,因为他那篇著名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早已把这里描绘成了令人神往的天地。

我们的参观路线刚好相反,先看三味书屋,最后看百草园。中间穿过了多少相似的房间、多少大同小异的廊宇,出来以后就记不得了;而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则定然要让人心有所动。

三味书屋不属于周家,它是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家的房子。寿家的宅院也不小,三味书屋只是寿镜吾在家里设的一间教室而已。这里离鲁迅家很近,从12岁开始,鲁迅在这里读书约五年。

作为“私人教室”,它的面积不大,据说是30多平方米。里面陈设的桌椅,据说也是当年的原物。鲁迅刻了“早”字的桌子也摆在那里。看了桌椅才知道,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并不多,朗朗的书声与想像中应该有些差距了。原来,寿镜吾先生是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每年只收8名学生。作为一家“民办学校”的负责人,而且是在当地颇有声望的私塾教师(鲁迅语:“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寿老先生竟然不利用这些优势打起“大扩招”的主意,多收些“束修”以改善自己清贫的物质生活,这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寿老先生像博导带博士一样教小学生,想见得,他的学生数量有限,“桃李遍天下”之愿怕是难以实现的。然而,偏偏他又是最幸运的:当时之世私塾先生不计其数,有多少人教出的学生数大大超过他,获取的“办校费”远远胜于他,可是,他的学生数量虽然未必多,但仅凭一个鲁迅,就足以让其他同行黯然失色。因为当过鲁迅的先生,而且是鲁迅尊敬的老师,人们也把寿老先生记住了。作为老师,最大的欣慰不就是这样吗?

百草园在正宗的鲁迅故居,也就是“周家新台门”。绕到此处时,天公不作美,从小雨变暴雨。游人如织,室内参观,哪怕建筑面积再大,也总是显得拥挤逼仄。我早已无心留意室内摆设,想的只是尽快一睹百草园真容。尽管它是屋后的露天场所,而且是没有硬化的泥土地,这种天气实在不适合参观,可是,到了这里,再大的雨也挡不住人们的好奇心。游客们一个挤一个,冒雨走进这座小园。

虽然光阴逝去百年,眼前的情景依然告诉人们,百草园,其实就是一个普通菜园。作为城中菜地,它的占地倒也不算小,据说在3亩左右,当然不仅仅是鲁迅一家所有,而是新台门周氏族人共有。这块土地也是幸运的,因为它属于鲁迅,所以,至今仍是裸土,至今仍种蔬菜,至今仍以它最本质的面貌生存在遍地被水泥裹得严严实实的现代都市。若非如此,这块菜地估计早被种上身躯高大表情冷漠的楼房了。

尽管“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已不再,鸣蝉、黄蜂、叫天子(云雀)、油蛉、蟋蟀们也无处寻,可是,裸着的泥土,还是足以勾起人们的怀旧之情,而这,何尝不是最好的纪念?其实,我们的记忆中,也不乏属于自己的百草园,可是,在岁月的无情冲刷下,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我们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存贮回忆吗?

雨越下越大,撑一把小伞根本不足以阻挡风雨,到后来,脚下甚至是趟水而过。走出来时,鞋都湿透了。参观的人太多,地方又不够大,天气偏偏还这么差,自然影响游览的质量,甚至影响观光的心情。可转念又想,作为一名没做过多大官、没发过多大财的思想者,历经数代仍有这么多人怀着不同的心情从不同的地方赶来一睹其遗踪,不正是说明了先生依然活在人们心中?这就是思想的张力、文化的活力,它绝非寻常的权势、财富可以比拟的。如此一想,拥挤的烦恼、淋雨的不快,都不值一提了。